



马金莲 / 著

MALANHUAKAI

201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扶持文艺创作生产项目

马兰花开

由少女迈向成人的这一步，马兰走得有点匆忙，是在很多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迈出去的。可是，她发现，人生的路上并不是处处苍凉，只要大胆迈过去，就会发现，险途上也会鲜花盛开，绿草成荫。



黄河尚煌等设计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马兰花开

MALANHUAKAI

马金莲·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兰花开 / 马金莲著. -- 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544-0762-2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567 号

马兰花开

马金莲 著

责任编辑 王 慧 姜 楠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殷 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5073

开 本 72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30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4-0762-2/I·49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 子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

屋内，一盏瓦数不大的灯泡，歪歪地、孤独地悬挂在一根有些歪斜的柳木房梁上。

十一个男人盘膝而坐，围成了一个大圈子，将一面农家土炕挤得满满当当。十二双眼睛紧张地盯着圈子的中央。

十一双眼睛是男人的，每一双眼里都饱含着几日来因为没日没夜地连续作战和睡眠不足而积攒下来的疲倦，连那眼角的每一丝皱纹里都饱饱地浸透着被输输赢赢反复折磨所产生的焦虑和烦躁。

男人们身后，隐着一双女人的眼睛，一双很好看的丹凤眼，仅凭这双眼就能断定这女人一定长得俊俏而骨子里带着点泼辣。她有个外号叫大白脸，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炕前的地上有一把椅子，女主人没坐，她一腿立着，另一腿跪在炕沿边上，斜着身子，丹凤眼里射出的目光紧贴着男人们肩膀间的缝隙插过去，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围成的那个圈子。

空气里充满了火药的味道。

家里藏着一把土枪，大雪封门时候喜欢漫山洼打兔子吃的老光棍豁嘴老汉抽了抽红红的大鼻子。常与火药打交道的他现在也嗅到了弥漫在圈子里的火药味道，这是与土枪不同的火药，似乎远远比真正的火药要剧烈、刺鼻。

这味道无声无形，但是真实存在着，已经弥漫在他们周围，强烈刺激着每一个人的大脑。

豁嘴老汉又怕冷似的抽了抽红鼻子。

如果说现在的局面是一把即将上膛的枪，那么坐在窗户边那位身体高大的胖子和缩在炕角神情猥琐实则精明过人的尖嘴猴脸的瘦子，就是拼命往枪膛里塞着火药的人。

其实枪膛已经装满。

一个身材低矮神情萎靡的中年男人坐在左首，此刻他脸色苍白中带着焦灼和紧张，嘴唇干裂了，眼圈乌青，枯瘦的左手鸡爪子一样颤抖着展开，手心里是一张被揉皱的红色百元币面，单——我押单——他喊道，声音从狭窄的嗓子里挤出来，被夹扁了，显得很费力。

好，左撇子押单，我就押双——一胖子高喊！同时展开手心也推出一张百元大钞。

相比之下，胖子的底气充足得多。

猴脸瘦子微微笑了，喊道：揭了啊？一双瘦手缓缓伸出，就要去揭大碗里的小碗。

慢——被称作左撇子的中年男人喊，神情慌乱而急切。

要改点子啊？猴脸瘦子一眼盯住他，别看这瘦人身子单薄，一双眼却是贼精贼精，透出的寒光像刀子，直直逼住了左撇子。

左撇子在寒刃般的目光下渐渐矮下去，结结巴巴说：我、我押双！双！瘦子瞪大眼，嚷：好，都是双，我揭了啊，揭了啊！

不——左撇子几乎是很痛苦地呻吟着叫出一声：我不押双，押单，对，押单！再也不改了，押单！

瘦子冷笑一声，说：那就单，再不能改了，再改那就是婊子养的！

左撇子脖子一梗，说：再改就是婊子养的！

瘦子一把揭开小碗，目光闪电般扫过去，一个不包含任何悲喜情绪的声音高喊：双！

左撇子输了，他机械地伸出手，手里的钱被胖子的大手一把叼走了。

左撇子的手里空了，兜里也空了。他不甘心，一双枯柴棍一样的手在全身搜索着，外衣、裤子、内衣、内裤，没有摸到钱，一分也没有了。

桌子上的赌局没有因为他一个人输得精光而停止，早有另外几人挤

上前，毫不客气地将他干瘦的身子挤出圈子，他们重新围成了一圈儿。

胖子喊道：双，我还是押双。

瘦子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游走，喊：揭了——揭了——我要揭了——

左撇子摇晃着枯瘦的小脑袋，那里面昏沉沉的，像有一团糨糊被烧热了，在里面稀糊糊地蠕动着。就在这一团蠕动中他渐渐记起了一件事情：三天前，他走出家门，破摩托车后捎着一大袋子胡麻去集上卖，卖了二百元，他又将摩托贱价卖给了修理部的小吴，然后捏着一千元往回走。女儿马兰今年高二了，眼看就要开学，学费还没有着落哩，女人叫他把胡麻和摩托一并卖了，变几个钱先把女子打发到学校去。

他揣着钱往回走，走着走着就鬼使神差地拐进了村口的大白脸家。

大白脸两口子一到冬天就在家专门腾出一间房招揽赌博的人，男人参与赌博，女人守在边上收钱，谁赢了就得给她几个小钱，算作场地和服务费，赌博行里的名字叫作“打头子”。

左撇子是老赌博客，熟门熟路，进屋脱鞋上炕后，直接就开始赌了，连过渡都不用。

这一赌起来好像就难以自控了，一会儿赢一会儿输，输输赢赢变幻不定，像一场拉锯战，上了战场就难以下场了。饿了自然有大白脸煮的洋芋和蒸的馒头，困极了蜷着身子倒头眯一会儿，醒来了继续赌。他怀着一个模糊的想法，就是赢几个钱，给女儿儿子每人添一件新衣。眼看一年就要过完了，孩子们还是穿着旧衣裳。谁知越到后头他的手气越臭，没留意就把一千元给输光了。

现在，他捏着空荡荡的口袋，心里焦急，女人女儿还在家里等着用钱呢，叫他回去怎么向她们交代？

难道就这样空着两手回去？

左撇子望望头顶灰乎乎的灯泡，再望望外面黑沉沉的夜，感觉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

突然，他转过身往圈子里挤去，干柴一样的身子忽然变得硬撅撅的，好几个人被他挤倒了。他一把扑过去抱住了那一对充当赌具的白碗，小碗

倒扣在大碗里，里面扣着几枚色子。他抱着碗不丢手，向对面的胖子伸出一只手，借我二百元，就借二百！

瘦子一把扒拉开他的手，鼻子里哧了一声，骂：都输空了还借，万一翻不了本你拿屁还人家？

左撇子的左手没有往回收，相反往前伸了几寸，眼睛里冒着火，说：我有我的办法，你只管借就是。

胖子从鼓囊囊的大兜里摸出两张红色老人头。

二百元实在经不起怎么输，一眨眼的功夫，左撇子手里又空了，他的手固执地又一次伸向了胖子。

胖子经不住他的苦苦哀求，又借了二百。

二百，二百，又一个二百……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帮助胖子，将钱从胖子手里借到左撇子手里，转眼又从左撇子手里跑到胖子的兜里。

时间艰难又快速地流淌着。

当左撇子又一次伸出手的时候，瘦子彻底急了，一把揪住他耳朵，唾道：借借借，你还敢借，你知道你借了多少了？九千元，整整九千元呐，我的个瓜哥哥，你不活了啊？你拿啥还人家啊？

左撇子抬起了头，怒目而视，瘦子从那密布着血丝的眼仁里看到了燃烧的火焰。左撇子整个人变得气咻咻的，似乎饱饱地吃进去一肚子的火药。瘦子被这样的目光镇住了，松了手讪讪地往后退。

再借一千，凑成一万！左撇子的目光越过瘦子，望着胖子恳求道。

胖子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右手缓缓从兜里摸出一沓钱，粗粗点了点，十张，扔到左撇子脸上。

胖子的声音和他的身体一样雄浑有力，他说：这是最后的底限，记住，你现在欠我一万！

左撇子点点头，打起精神坐直了身子，翻盘的希望就在这一千元上了，他不相信自己会一直走背运。

……

奇迹没有出现，左撇子在持续输，又到了只剩最后一张钱的关头。

双！胖子喊道。

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扣住了扳机。

单——左撇子喊了一声，他的声音和他的身体一样，尖细瘦弱，但是很刺耳。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胖子棒槌一样粗大的五指抓住那个小白碗，缓缓揭开来。一枚色子静静地躺着，像一个被剥光了衣裳的女人，被十一双饥渴贪婪的男人死死盯着。

枪声响了。

身后的丹凤眼瞪圆了，鼓鼓的，似乎要撑破眼眶暴跳出来。

每一双眼里都充满了惊讶、愕然、难以置信。

胖子最先缓过劲来，好啊——他喊了一声，双手拍在他自己的大腿上，左撇子你记牢了，一万，你欠我整整一万！

左撇子倒下去了，软作一团，恰似他全身的骨头都被人抽掉了。只有两只手的骨头还在，他抱住头，狠狠地撕扯自己的头发。茅草一样的乱发，一绺一绺被扯了下来，一会儿工夫他就美美擦着两大把。

大白脸长长地打了个呵欠，捏着一把“打头子”抽来的钱，掂了掂分量，今夜没有平时多，但她实在是疲倦了，无论如何她都没有精力再在这陪着这帮男人往下熬了，就悻悻地离开，去另一间房里睡觉了。

后脑勺子挨上枕头的时候，她隐隐听到隔壁家的公鸡在打鸣。

天就要亮了？这么快？她独自嘟囔了一句就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

又是引子

初冬的清晨，有些懒婆娘还在被窝里蜷缩着热烘烘的身子打呵欠，那些勤快女人却早就爬出被窝，洒扫庭院、喂牛喂鸡、填炕揽柴、烧火做饭了。微寒的空气里飘散着家家户户做饭时候燃烧柴火的炊烟味儿。

一个男人斜披着一件肮脏的棉外套，摇摇晃晃向着家里走去。尽管天气很冷，冷风一股股直往怀里灌，但是他好像不怕冷，感觉不到冷，敞着怀，蹒跚着脚步，踩着积雪，一步一步挨向家门。

这个人有个外号，叫左撇子。他是方圆有名的赌博客，他贪恋赌博，扑进去半辈子，输掉家产，输掉牛羊，先人手里留下的几十亩土地，也叫他输的输，当的当，弄得所剩无几。六年前卖地的时节，女人拖着他后腿哭，哀求他，求他给她和几个娃娃留几亩地赖以糊口，左撇子输红了眼，原本蒙在脸上的那层遮盖布一旦撕破，就无所顾忌，硬是硬着心肠，将二十几亩较为平整的土地卖掉了。踢腾到最后，仅仅剩下十亩山坡地了，远在山梁上，夸张一点说，贫瘠得寸草不生，陡峭得毛驴上去都打滑。即便是那样的地，左撇子几次三番都要押上去，但是其他赌博客就是不答应，根本一钱不值嘛，就是赢回去，也没人看得上。所以家中老婆娃娃这几年就靠着那残存的一点山地度日子。

眼看周围的人家，家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又是置办家具，又是添置牲口，有些人家还拆掉早年的旧房子，盖起一砖到顶的大砖房，房顶上不再用灰暗的蓝色瓦片，兴起了红色的大瓦，还有人用琉璃色的大红瓦，房的前墙壁上一律贴瓷砖，白花花、明灿灿的，看得人眼花，叫人打

心底里羡慕!

左撇子家还住着老人手里留下来的几间老房子,左撇子女人看在眼里苦在心里。日子苦巴巴的,这不要紧,可以慢慢往好过嘛,可是她心里的希望早就十分渺茫了。这些年眼看着男人在赌博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不打算回头,将一份儿原本不薄的家业,一天天踢腾得精光,终于弄到家里水洗了一样的贫寒。大女儿马兰都长成大姑娘了,除了学校定的校服,这孩子就从来没穿过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几个弟弟妹妹更是破破烂烂的,不像个样子。

左撇子还在赌。赌博这东西,一旦染上,就和沾染上毒品差不多,一天比一天陷得深,越深越难以自拔。左撇子的身子骨儿也是越来越糟糕,只见他眼睛总是红红的,布满血丝,那是经常熬夜的结果,还有心里的煎熬。心里的难受没地方可说,他总是憋着一口气,盼望着能有翻身的一天,而翻身的唯一途径就是,有一天,红运来了,一口气赢来所有人的钱,将别的赌博客都掏空,这样他就一夜暴富,就可以直起腰板,和别人一样地活了。可是,那样的好运总是迟迟不愿青睐左撇子。左撇子抱着一个微小的希望舍不得放弃,一天天陷进去,难以自拔。耍赌的人,又总是养成一身好吃懒做的臭毛病。这左撇子近年来基本上不下地劳动,那点土地由女人一个人强撑着耕种。男人不争气,好好的日子不过,胡闹腾,可是他们娘儿四人,四张口,得吃饭呐,她不拼死拼活地劳动,娃娃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大女儿马兰在县里念高中,有好几回,她看到她妈实在太苦了,提出要退学回来,给妈妈添个帮手。她妈是农村妇女,两眼一抹黑,讲不出啥大道理,但有一样认得很真,她坚持要女子念书,儿子也念。她没有本事在学习上给孩子具体的指导作用,就认准一样,想方设法叫娃娃把念书的事当成大事,放在心上,不敢松懈。马兰上小学时,一旦农忙就回来帮忙,常忙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可她的功课却从来不会落下,始终保持班里的前三名。两个兄弟和马兰一样争气,成绩好得呱呱叫。

就在这个冬天即将结束,就要开学的前夕,马兰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将自己的学费钱全部给输掉了。

这个寒假,她一直在坚持复习功课,开春就是高二第二学期了,这高

二年级据说是高中三年中最紧要的一年，丝毫不敢松懈，班上的那些城里娃娃，家长纷纷张罗着给补充营养啦，参加各类补习班培训班啦，总之现在的人比赛似的抓娃娃，恨不能一个个都把子女培养成天才。

马兰和他们没法比。马兰甚至没有奢望过能享受到那些优越的条件，她只要能够继续上学，就很知足，很感恩了。

就在马兰抱着书本，一夜又一夜在灯下苦苦学习，内心隐隐憧憬着美好未来的这个冬天，她的左撇子父亲在赌桌上将她这学期的学费全部输掉了，赢家是卧牛川的李子梁。

当左撇子空着两手趑趄着脚步撞开那两扇破旧的杨木大门，摇摇晃晃走进院子的时候，女人和几个娃娃都闻声赶了出来，几束望眼欲穿的目光把他上下打量一通，女人颤着声问：钱呢？卖摩托卖胡麻的钱呢？你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几天都不见你的人影子呢？

左撇子醉酒一般晃了晃手，说：走开，离我远点，心里泼烦着哩。

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女人扑上去一把抓住男人衣裳，在他衣兜里急切地摸起来。全身上下都摸了，只摸出两个烟屁股上的过滤嘴儿，没有一毛钱的票子。

女人的脸绿了，追问：钱呢？叫你变卖的那些钱呢？娃娃等着拿上去念书呢。

左撇子忽然甩出一个巴掌，差一点落在了女人的脸上，他嘴里含含糊糊骂道：滚开，烦着哩！

一阵绝望袭上心头，女人牢牢扯住男人的衣衫不丢手，哭了起来：你身上烟味这么重，你是不是又去大白脸家赌博了？你说话呀，你是不是把钱都给输了？怪不得你出去就不见人影子了，原来又赌去了！你不是发誓赌咒说不赌了吗？我这才相信你叫你去卖胡麻卖摩托的，想不到你的老毛病又犯了，你害死我们娘儿母子了——

边上的马兰一听这话呆住了，傻傻看着父母从大门口一直纠缠到房门口，打架一般扭打着。

冷风从房顶上顺着瓦楞刮下来，灌了左撇子一嘴，他忽然清醒了，摇摇头，狠狠喊道：我就是输了，全输了，不光把那一千元输了，还倒欠了一

万元呢，整整一万呐，哈哈，整整的一万！

左撇子的身子忽然变得轻飘飘的，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着，跑进屋子，一头栽倒在炕上，竟然昏迷了过去。

女人吓坏了，赶紧一把掐住人中，使劲拧着，一边喊女儿快舀凉水来。母女几个又是用水泼，又是扯着耳朵哭喊，好半天左撇子才悠悠地醒过来，睁开眼看着眼前的女人和娃娃，怔怔地出了会儿神，望着女儿马兰忽然说：我的娃，你的学怕是上不成了。学费都叫我给输了，我还欠了人家的一万元呐。

说到这里他咧开大嘴哀哀地哭了起来。

马兰呆呆望着他咧嘴一哭就露在外面的赤红的牙床，心头一阵恍惚，感觉这不是真的，父亲在和自己开玩笑呢。

但是，耳边随即响起了哭声，是母亲的哭声。这声音像一根长长的绳子，缠缠绕绕地盘旋在眼前，直绕得人心里越发糊涂了。

怎么会呢，命运怎么会对自己开这样的玩笑呢。

但是，左撇子的脸上一直紧紧绷着，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况且他不是个惯于耍笑的人。

左撇子焦黄的上牙伸在外面，咬着下嘴唇，咬破了，渗出一片血痕，他像一个大男人、一家之主那样地说道：我想好了，这书不念也罢，拉倒也好。看看咱们庄里，女子娃念书的有几个呢？除了马支书的几个娃，谁家都念不起。所以兰子你也就拉倒算了，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你妈这个人犟，现在她就是死犟也没用了，钱都叫我输光了嘛，这一万元的欠账，只怕我们四五年都没法还得清！哈哈，啥狗屁学，不上也罢！

他口气强硬，但是眼泪早就顺着脸颊悄悄往下滚落。

马兰觉得有一个响雷在头顶上盘旋许久，终于轰的一声炸开了，眼前一片黑暗，她顿时懵了。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些年，她一边念书，一边担忧，害怕忽然有一天父亲左撇子将这个家里最后的一点钱财都给输光，那时候自己和弟弟妹妹只能辍学。

其实，早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先例，那时左撇子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输掉之后，忽然气哄哄说女娃娃家念的什么书，趁早拉

倒,等长大一点就嫁人吧。开学后,果然没钱给女儿当学费。眼看人家都开学一周了,马兰急得在家里哭,还不敢当面跟他顶嘴。最后马兰的班主任跑到家里来了解情况,一看这个样子,当即自己从兜里掏出四十块钱,给马兰把学费垫了,马兰才算没有辍学。

马兰知道自己念书的机会来得十分不容易,所以学习很刻苦,可惜山里的孩子,从小条件差,加上山区学校老师水平有限,马兰的学习成绩在乡下是最好的,到了城里只能算是班里的前十名,她下了死劲加油,可就是赶不到前三名去。英语成绩落了后腿,这不怪她,她在乡下不知道英语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人家城里和她同龄的孩子已经在接触英语了,到了初中真正学英语的时候,人家都是复读机、随身听、学生电脑,马兰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就算她学破了头,听力部分、发音部分已经赶不上去了。

马兰傻坐着,感觉眼前一片模糊,看不见希望了。她伸出手,向着眼前摸,摸不到方向,她甚至不知道挣扎,该怎么挣扎,向谁挣扎。她坐在自家的旧土房子里,窗外的梨树上落满了雪,寒冬的雪,也像是怀着沉重的心事,难以言说,默无声息地落下来,落下来,轻轻覆盖着地面上的一切,远山、近树、房屋、土路。雪轻轻的,没有声息、没有骨肉、没有眼泪,可是它们具备一种难以言说的神韵,是一种柔弱却又坚忍的神韵,将世界覆盖,将人间覆盖,将人间的所有欢乐、忧伤,全部覆盖。

似乎也要覆盖马兰不断涌出的那些眼泪。

她知道一个残酷的现实终于降临了,她就要离开学校了。这不是玩笑,父亲没有和女儿开玩笑。如果说是一个玩笑的话,是命运和她开了一个玩笑。

马兰十九岁了。农家女孩上学迟,要是生在城市人家,可能已经高中上完,考大学了。那样的话,命运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充满了辉煌,充满了意气,享受着青春中的欢愉、幸福,就算有忧愁,那一定也是别样的风景。

晚饭马兰没有吃,她吃不下,心里满满的,一口也不想吃。她哭了一夜。第二天、第三天,还是不吃,只是哭,眼睛肿得明晃晃的,像一对烂桃子,眼看着饿得脸色蜡黄了。

她妈着慌了，拧着左撇子的耳朵叫他亲自来开解女儿。

左撇子一听两天半不吃饭了，心里才慌了，这娃娃犟，真要是饿出个好歹就麻烦了，他将一张抹布一样的粗脸凑到马兰跟前说：我的娃，你就是这么个命，命不好！要怪你就怪命吧，谁叫你生养在我家里，大对不住你。

马兰不说话，连看也不看炕沿边的这个叫人鄙视的男人。真是叫人恶心，生就七尺男儿身，白白糟蹋了，硬是把一家人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一刻起，马兰觉得自己打心底里看不起这个男人，尽管他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左撇子这些年看尽了人们厌弃的眼色，对女儿的漠然根本就没往心上放，只是心里盘算着看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能拿出去变卖一点钱来，然后好去翻盘。他现在想钱简直就要想得发疯了。

马兰浑身直颤抖，她已经气得不行，满肚子的委屈一时说不出口，噎在嗓子眼上，噎得眼泪一股一股往下淌，眼前的书本湿了一片，钢笔写出的秀气的蓝色字迹渐渐模糊起来。眼前的世界也是模糊的，只有窗外的雪，还在不知忧愁地落着。

马兰妈妈在地下抹眼泪，她同样气得不行，浑身筛糠一样打着战战，本来她是劝说女儿来的，这会儿她好像比女儿本人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左撇子的脸是灰色的，眼前蒙着厚厚一层雾霭，他用瘦骨嶙峋的脏手揉揉眼窝，可怜兮兮地闪眼打量着女儿，使劲朝一边的女人挤眼、努嘴，示意她劝说女子听从命运的安排。女人看着男人的嘴脸，觉得他又是可憎，又是可怜。一时又觉得女儿命苦，生在这样的人家，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看来只能从命了。她抹着泪，把自己的想法跟女儿慢慢说来，马兰听着，怔怔的，痴痴的，好像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她心里就一个念头，她要念书，要考高中，上大学，按自己渴望的道路往前走。

母亲撩起衣襟，狠狠揩一把眼泪，说：我的娃，妈晓得这样委屈你了，可是，家里的情况你最清楚，就算有一天你真个考上大学，我们拿啥供养你哩？一份家业，叫你大输得精光，明儿，明儿，说不定他连我也输了……母亲说得恹惶，抽抽噎噎哭出声来。

马兰冷眼打量父亲，父亲也在抹眼睛，一双手精瘦精瘦，瘦猴儿的爪子一样，马兰心里莫名地疼了一下。记忆里，这双手抱过自己，那时，他的赌瘾还没有这么大，偶尔帮母亲干干家务和农活。他抱着小马兰，喜欢用下巴上稀疏的胡子茬扎女儿细嫩的脸蛋。

现在的父亲，胡子拉碴，神情猥琐，好像这些年里他猛然缩小了好多，越来越矮，越来越瘦弱。

就是他那双瘦猴爪子输掉了家业，输掉了牛羊，最后连女儿上学的一点学费也押上去了，就是眼前的这双猴爪子！

马兰猛然抬起头来，目光恨恨地看着眼前的双亲。

我想看看你的手。马兰说。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长到这么大，女儿还从来没有向父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她总是惧怕这个脾气恶劣的男人，和母亲一样，和两个弟弟一样，她尽量躲着他，没事就不打交道，免得他把莫名的臭气撒在自己身上。

可是，马兰现在猛然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要求来了。

左撇子伸出手来。他神情有些紧张，女儿想看就看吧，一双臭手有啥好看的，老是手气臭，总输钱，说穿了是一双瘦猴一样的爪子。

马兰狠狠抹一把眼前的泪雾，看着，说：就是这双手要断送我一辈子的前程？

就是。左撇子嗫嚅道。

屋子里静悄悄的，每个人都有些愣，好像今天的事情有些不合逻辑，是在意料之外。父女的关系有了变化，不再是以前那样，紧绷绷的，充满火药味。现在，变得温和起来，是一种说不清来由的温和。

左撇子的右手没有拇指，大拇指、小拇指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两个疤。利器砍过的伤痕早就痊愈，伤口是紫色的。紫色的肉皮蜷缩着，显得丑陋、猥琐。

还在马兰很小的时候，左撇子就失去了拇指。

大拇指是旁人剁的，小拇指是他自己剁的。

赌场上，红了眼，只有输赢，没有情义。左撇子输急眼，输掉了自己的指头。

那是很早的事了，马兰从没有见过父亲残了的右手。自打剁了指头，父亲就用左手，右手基本上被闲置着，就有了这个绰号，左撇子。他的右手总是微微蜷曲着，或者缩在袖筒里，轻易不会示人。

马兰很早就明白那是父亲的耻辱，是他们一家人的耻辱。她从来没有勇气要求父亲伸出手来，叫她看个仔细。

原来，父亲的右手是这样的，这样惊人、丑陋。马兰觉得一个浪头在心里翻起，打了个跟头。心里苦辣辣的，有恶心，有可怜，还有说不清的滋味。

左撇子接着将左手也伸出来，看着马兰，可怜兮兮的。

那只残缺的右手透着一股冰凉的气息。

哇的一声，地下的女人哭起来。

马兰终于狠了心，说：妈，你别哭，我不念了，再也不念书就是了！

一

一条黄土小路，弯弯曲曲一直通到了一条水沟里，土路上撒满大大小小的脚印和清水泼洒出来的印痕。

马兰出来担水了，一根扁担，两头挑着一对铁皮桶子，桶子吱吱呀呀扭得响，马兰稳稳走着。通过半年时间的田间劳动和普通家务活儿的磨砺，她已经和那些没有上过学的女孩子一模一样了，红扑扑的脸蛋，脑后扎着个马尾巴，身子比过去健壮了，胳膊圆鼓鼓的。乡村的农活儿苦，但是也能锻炼人的体魄。

水沟不深，三十五个台阶就能到沟底，一股清泉在黄土缝里咕咕涌流。泉边留着很多脚印，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是大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踩踏出来的。

马兰的脚印也一天天印在了这里。

弯腰舀水的时候马兰看到了水里的自己。

瓜子脸，额头平平的，眉毛淡淡的，眼睛像一对杏核儿，鼻子高高的，整张脸都不错，唯一遗憾的是嘴巴有点大，鼻翼那里撒着一些雀斑。

她有些痛恨地伸手摸一摸雀斑，它们顽固地存在着。有人说抹蜂蜜能祛雀斑，她抹了，有人说用杏仁熬的水洗有作用，她也试了，都没有啥效果。她气馁了，可能是遗传，因为母亲的脸上也有雀斑，也可能是山里的阳光强烈，紫外线照射的缘故，反正已经是这样了。但是当她面对镜子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丧气。

她已经适应了乡村姑娘的生活，洗衣做饭、上山下地、担水喂牛，什么活儿拿起来就干，什么活儿也都慢慢地学会了。